

北岭鬼盗◎著

2008北岭鬼盗再唱盗墓新曲

淘沙令、脱甲剑、棺里棺外鬼画符、北斗纹、卧金尸、黄泉路上无人扶、小黑棺、红土葬、青铜棺里血尸现、照海镜、人七星、巡山望海定长眠。

北岭鬼盗



《龙楼妖窟》作者北岭鬼道携手搬山道人2008再唱盗墓新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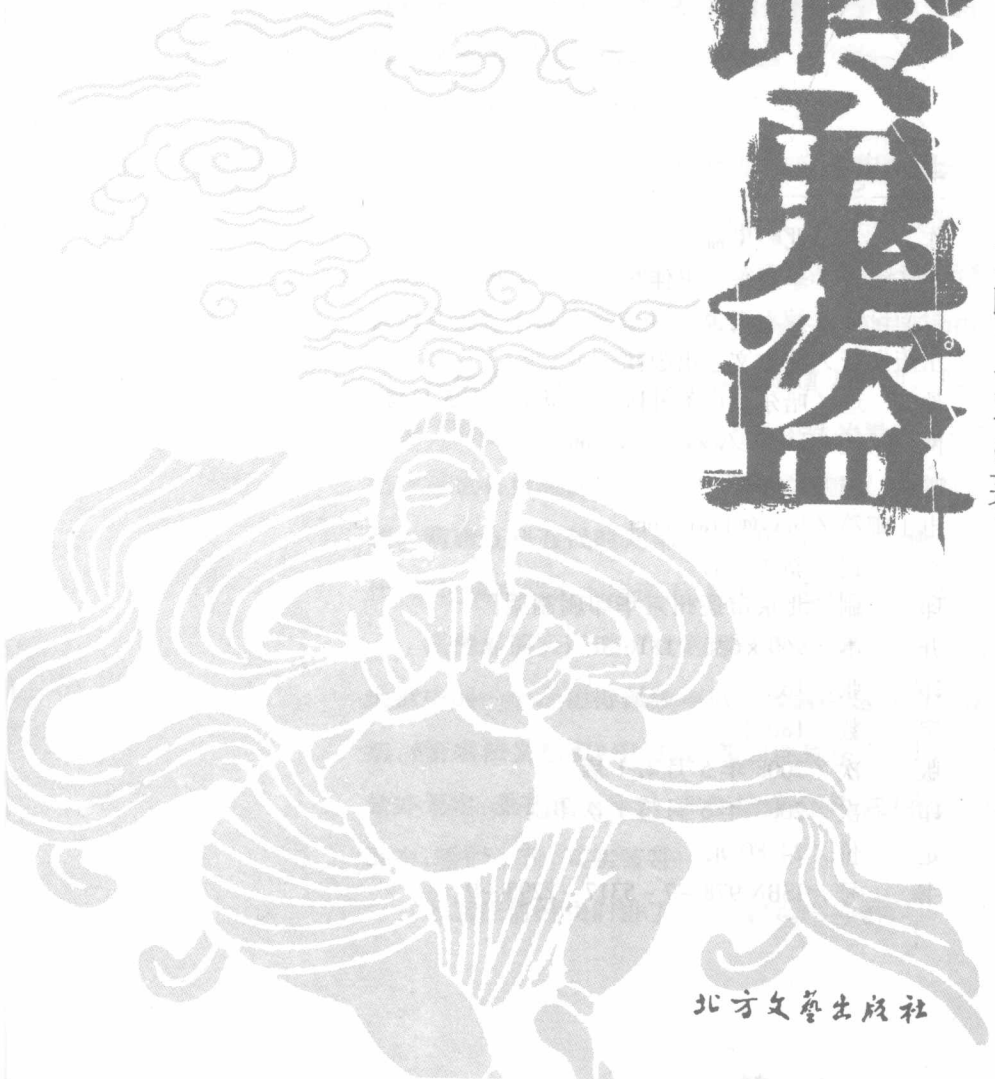
BEILING GUIDAO

千年的扑朔迷离，穿越与轮回变更，执着的灵魂们由何处寻找永恒的天门？一切历史都将被修改，伴随着鬼棺的开启，去探寻谁才是华夏民族真正的祖先？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岭鬼盗

北岭鬼盗◎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岭鬼盗/北岭鬼盗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17-2293-9

I. 北...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823 号

北岭鬼盗

作 者 / 北岭鬼盗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 /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邮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 960 × 640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180 千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4.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293-9

目錄

第九章	七星阴人	53
第八章	血尸传说	46
第七章	连环洞	40
第六章	两扇门	34
第五章	墓穴深深	28
第四章	井	22
第三章	回城	15
第二章	淘沙夫子	8
第一章	夜深沉	2
前言		1



第十九章	荒村红帐	113
第十八章	海岛梦魔	107
第十七章	秘瓷	101
第十六章	棺材板	95
第十五章	贼	89
第十四章	鬼镜谜踪	83
第十三章	黄器	77
第十二章	琉璃厂	71
第十一章	淘沙令	65
第十章	十年磨一剑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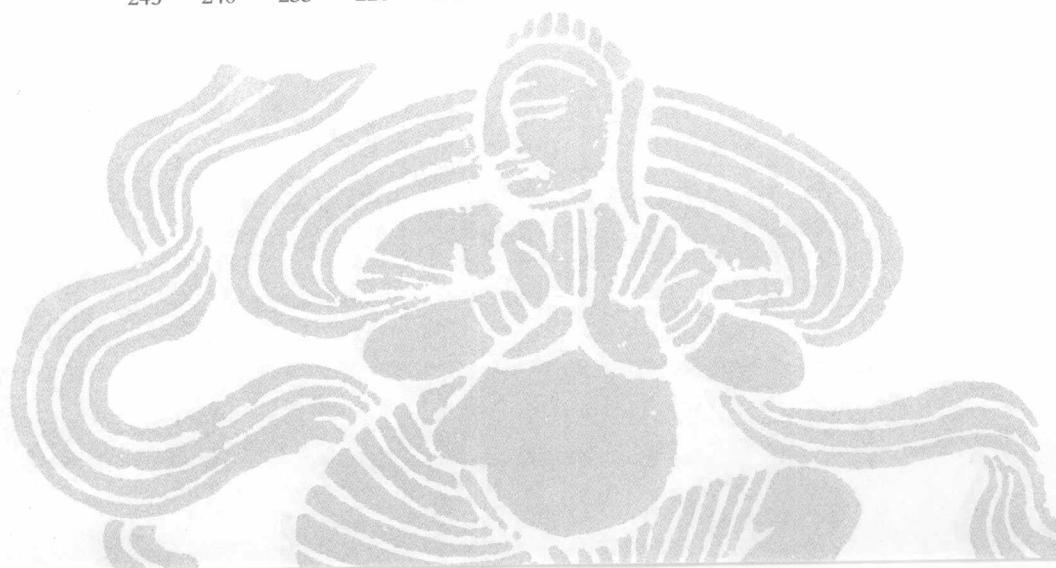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二十章	僵尸肉	119
第二十一章	尸髻	125
第二十二章	鱗片	131
第二十三章	八口棺材	137
第二十四章	黑船魔尸	143
第二十五章	海盘车	149
第二十六章	沉船鬼影	156
第二十七章	青铜祭树	163
第二十八章	祭文	169
第二十九章	远古秘术	175



目錄

第三十章	葬于云端	181
第三十一章	人檻	187
第三十二章	黄巾力士	194
第三十三章	重要线索	200
第三十四章	上树	206
第三十五章	我的选择	213
第三十六章	误杀	220
第三十七章	NARAKA	226
第三十八章	得而复失	233
第三十九章	鬼原理	240
第四十章	不归路	245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盗墓名列九流,里头学问可多了去,除了淘沙夫子、脱甲道人之外,还有巡山大圣、望海相公,林林总总很多派别,手段更是各有所长,其中尤以巡山望海的两伙人最神秘,都快成了仙人,被其他的盗墓贼尊称为大小相公。

淘沙夫子源起南宋大齐国皇帝刘豫,脱甲道人是西汉广川王刘去那儿发迹,大小相公出现虽晚却后来居上,名扬天下,听说是明朝初年大堪舆家汪藏海的门人,全是得了真传的高手。

有的求财致富,有的求药升仙,各有复杂的套路。

一九六七年,我只是一个高中的学生,和伙伴意外掉入一个枯井,却被驱入一个陌生的、恐怖的地下世界……时光荏苒,一九八六年,我摇身一变成为了古董贩子……

七星铜人、金丝楠木,赶不走的梦魇逐渐主宰我的生活;鬼镜谜踪、荒村红帐、茫茫大海的波涛下隐藏着狰狞的嘴脸;黑船魔尸、妖树妖棺、人槛外的黄巾力士指点出一条幽冥通道。

难道这一切的谜团都和七星葬式的定陵有关?带着被他人挫骨扬灰的仇恨,连同棺槨被抛入山涧的无奈,中国这唯一一座被官方正式发掘的皇帝陵,为何自此嘎然而止?

巡山北岭使,鬼盗七星尸,或许就是冥冥中给我指引好的人生道路。

我和伙伴要解开死亡的宿命,就必须深入地下的世界,回到过去的历史,这一切的一切,是惊心动魄的冒险,更是一段追寻历史真相的旅程……

前言

盗墓笔记

第一章

夜深沉

一九六七年七月，夏夜，北京郊区的乡下。

天上无星无月，更没有一丝风，喧嚣的蝉声蛙鸣一概消失，阴森得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这个老式的四合院幽深曲折，加上月亮钻进了浓云里，四周顿时黑糊糊的，啥也看不见，我和魏国只好把两只眼睛瞪的溜圆，蹑手蹑脚地跟着表弟，生怕走迷了路。

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中，却忽然有手电筒的光柱闪亮，刚闪了一下就被捂住，只剩下手指缝里一片通红。

寂静中，只有轻轻的呼吸声，很压抑。

走在前面的表弟，停住脚步嘀咕：“魏国，你俩有没有闻着什么味道？好像谁踩着了臭狗屎，咋突然就这么臭？”

用手捂住电筒照了下，我们三个的脚底板上啥都没有，但是臭味却越来越浓，呛的我皱着鼻子，喉咙里一股股的胃酸使劲往上翻，极不舒服。

低头走了几步，身边呼的一声，有个东西荡了过去，表弟在前头打着手电的人影突然不见了，我一阵恐慌，拽着魏

国的手紧了紧，停住脚步。

我结结巴巴地小声叫：“表弟——表弟——”

没人应声。

我有点慌，魏国也是很紧张，正想撒丫子就往回跑，本来一片漆黑的四合院里，却猛然亮堂了一点，原来月亮从浓云中钻了出来，清冷的月光，把地面照的白惨惨的。

我回头看看魏国，这小子整天吹牛说自己胆大，我倒是瞧瞧他有多胆大，没成想，一扭头就看见地上的影子，在我的头顶上方，突兀的有一双脚的影子随风飘来荡去，我浑身一个激灵，这不就是飘在半空的鬼魂吗？

而魏国面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前头，让我转身去看。

我僵硬着脖子，慢慢拧过身子，妈呀！

我额头上方，耷拉着一双没穿鞋的脚丫子，皮肉白惨惨的，一晃悠一晃悠的，我再走一步，就要撞上这双脚丫子，看高度，刚好能搁在我头顶上。

我已经吓的完全不敢动了，顺着脚丫子往上看，这人腿上只穿了条宽大的裤子，黑布裤脚耷拉到脚踝处，上头一件很宽松的黑色衣服，对襟也是很宽松，再往上看，就是一张肿胀的脸，歪着头，脖子上被一根绳索紧紧地扣着。

是个吊死的人！

这四合院墙外有棵大树，一根粗大的树干伸了进来，这人就吊死在树枝上，随着夜风一晃一晃的。

我和魏国被吓的可是不轻，好端端的，怎么会有具死尸吊在树枝上呢？白天可是没有的，我敢肯定绝对没有！

表弟的人呢？刚才呼的一声，蹿过去个什么东西？



魏国扯住我，哆哆嗦嗦地说：“快走，咱们撤，顶不住了，他娘的有死人啊！”

我耳语一样的尽量压低嗓门说道：“你听，前头有人过来的动静！别，别急，咱们再等下表弟，说不定他等不及咱俩，自己跑去拿手枪了。”

我和魏国靠墙蹲下身子，警惕地看着前边，周围连个知了叫都没有，静的可怕。

这个大四合院，解放前是非常有名的地主家，快解放时地主跑了，听说去了台湾。解放后房子被没收，分给了好几户贫农合住，去年破四旧被砸了个稀巴烂，几户人都搬走了，表弟让我们睡的西厢房，还算完整，但不少地方和北屋后院都打通了。

后院有一排格子间，东头住了几个人，西头有两间面积太小，没有住人但堆了不少杂物，表弟说他就把手枪藏在那里头，平常根本没人会去，放在那儿很安全。

来了，来了，前边窸窸窣窣的有声音，慢慢向我们靠近，我和魏国立刻感觉到有个人正悄悄地摸过来。

这人走近了许多，借着月光，我看到他勾着头，弯着腰，两手蜷在胸口，走的很慢。

但是他没有看见头顶上有具吊死的尸体在晃悠，停在那脚丫子下头，左看右看地四下张望。

魏国正要开口说话，我使劲掐了他一下，示意别出声，我心里害怕的很，这个人影明显比表弟还要干枯瘦小，而且还有股很臭的味道，就像我们刚才闻到的那种极其反胃的臭味一样刺鼻。

黑影轻手轻脚地站住不动，抬头往上看，发现了那具死尸，用鼻子趴上去闻了闻，就动手往下拽那死尸。

我吓了一跳，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知道魏国打起架来一直很厉害，于是拍拍魏国的胖手，示意他服从命令听指挥，准备行动。

看那黑影还在往下扯那脚脖子，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轻轻在那人肩膀上一拍，压着嗓门说道：“干什么的！别动！老实交代你哪里——”

话没说完，我就愣住了，被我拍了肩膀的这位仁兄，一定是被吓惨了，浑身一哆嗦，跟着生硬的一扭头，让我把那张脸看了个明明白白！

这他娘根本不是个活人的脸，头顶光的没有一根头发，黑黝黝的发亮，眼窝子周围黑了一大圈，干瘪往里陷着，鼻子上都是黏液，往下滴到嘴里，而那本来是嘴的地方，却没了上下嘴唇，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颗牙，露在外边，参差不齐。

这人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看着我，我的双腿已经哆嗦得直想软瘫在地上，手还拍着这人肩膀，软绵绵地拿不回来，我感觉自己摁着了一根融化的冰棍，凉的透骨，还似乎黏糊糊的，粘着我的手。

短短的一秒钟，像是漫长的十分钟，不远处，突然再次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就这么一刹那，这个半人半鬼的东西，迅速甩开我的手，消失在黑暗中。

我和魏国已经在晕过去的边缘，可又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勉强看那脚步声过来的方向，那身影越来越近，几乎是踮着脚尖，在这么狭窄的走道里飞奔，砰的一声，一头撞上了吊在树枝上的死人脚，整个人仰面朝天重重摔在地上。

回过神来的魏国，吸取教训，再也不敢用手去揪那地上的

人，俯身举起一块大石头，瞄准了就要往下砸！我连忙制止住他。

我却听的清爽，地上哼哼唧唧的人，正是刚才不见人影的表弟，趴在地上，摔的七荤八素，不知道东西南北。

魏国松开石头，我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这小子浑身汗津津的，又湿又滑，竟然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有余悸地说道：“我看你们走的慢，那藏枪的地方又不远，就想不如自己去拿回来，省的人多闹出啥声响，可是我刚摸到那个藏着手枪的破包，就看见小屋的门口……有个东西瞪着我……”

“太黑了，还有一股子沤烂的大粪味道，我可给吓坏了，一动不敢动，那东西好似受了惊，扭头就朝你们这边跑过来，我还没起身，就看见又一个人影跟在后边闪过去，我他妈的腿肚子直打哆嗦，走不动路，这还没跑到地方就撞到了什么？是什么撞了我呀——我的妈呀！”抬头一看，正好和吊着的那具死尸看了个对眼，顿时真的晕了过去。

我和魏国不约而同的汗毛一乍，我俩不只看见了人影，我还拍了那家伙一下，但不像表弟说的有两个啊？难道还有一个躲在暗处吗？“这事儿有点出邪，咱背起表弟，得赶紧撤！”我立马觉得此地不可久留。

就在我们急惶惶地要撤回西厢房时，一只冰凉的手，从斜刺里伸过来，捏住了我的脖子，登时攥的我直咳嗽，伸手蹬腿地挣扎。

我的背后一阵刺痛，像是几百根钢针扎了进去，血往脑子一冲，立刻天旋地转。

魏国在我旁边，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个钩拳砸向我脑门后那只手，噗的一声闷响，身后传来一股大力把我摁倒地上，随着喉咙发出的嘶哑咆哮声，一个黑影飞扑向魏国，

只一下就把魏国也压倒在地上。

我脑子还算清醒，感觉眼前猛然黑了一下，似乎一张渔网兜头罩了下来，把那黑影给捆在网里头，跟着就一晕，就彻底啥也不知道了……

睁开两眼，我躺在席子上，天还没亮，只有点微光映在窗户上，魏国和表弟一左一右在两边看着我，只是我脖子实在痛的要命，于是忍不住哎哟了一声。

一个干瘦的老头拨开表弟，凑过来看我，嘴里说道：“你小子还算命大，黑更半夜跑那儿干啥！”

我糊糊涂涂地看魏国，只觉得魏国脸上黑漆漆地看不清楚，而那老头却拿出把锋利的小刀，突然朝我脖子位置切下去，我猛一冷丁：“你，你，老头你干啥？魏国你他妈呆个啥，还不快点动手摁住他！”

魏国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也没有拉开那老头。

雪亮锋利的小刀在我脖子上割了一下，我感到金属和皮肤接触的沙沙声，没了疼痛，似乎老头在一刀一刀给我治疗。

老头一起身，我立刻捂住脖子坐起来，瞪着老头不言语，不知该说点啥，就见老头用手一指地上：“你娃自己看，看清楚点！”

我扭头看地上，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给渔网紧紧包裹成弓形，缠的跟个粽子一样，一动不动，这是个什么东西，我看不清楚，叫表弟拿过手电筒一照，立刻吓的我差点叫出来！

地上那黑糊糊的是个人，还是个死人，浑身赤裸，手长脚大，黑的煤灰一样，脑袋光溜溜的，竟然就是被我拍过肩膀的那位！

我的天啊！难道我深更半夜拍了一具死尸的肩膀？
这世上真的有鬼？还掐住我脖子，用什么东西扎了我？我脑袋一嗡，热燥的浑身冒汗。

第二章

淘沙夫子

老头看看天说道：“时辰不早了，你们几个城里的娃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后千万不要再干这样的傻事儿了！”

我看看老头，再看看魏国，突然福至心灵：“老神仙！你就发发慈悲，救救我吧！我和魏国可是一心一意紧跟革命步伐，从没干过坏事的好人啊！”

我想这老头既然能逮住地上的东西，说不定就有救我俩的方法，因为我虽然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亲眼看到地上那死尸形状，还有离奇出现在树枝上的吊死鬼，确实有点信念动摇，很担心碰上恶鬼、僵尸之类的东西。

老头龇牙一笑：“小娃别嚷了，我有救你俩的办法，就看你俩胆子咋样了？”

我毫不迟疑地一拍胸口：“没问题，我俩啥都不怕，魏胖你说是不？”魏国点点头，竟然无法开口说话，我愈加担心他是否也被地上骇人的死尸给弄伤了？

老头慢条斯理地又拿出那把小刀说道：“我老实告诉你们，地上这东西就是货真价实的老僵尸！而且是个千年老

尸，我已经在这个村子里呆了三天了，就为了找它的老窝，想不到今晚才逮住，也是它在劫难逃！”

老头在地上点起一根蜡烛，蹲下身子，在火苗上反复地烤那个幽蓝的刀刃，火光下，老头面色红润，慈眉善目地挺像一个老教师。老头开口慢慢说道：“这个村子的风水很恶，典型的万佛养尸之地，却埋了个突厥胡人，唉，上千年了还不安生！”

“你被僵尸的手攥住脖子，破了皮，我刚才用小刀给你放了血，但要彻底治好你们，一要看你们的胆量，二还要看你们的运气！是好是歹，走着瞧吧，来，仔细看着点！”

老头说完，拿着烤得发红的小刀，飞快地捅进了地上那死尸的脑袋，毕剥一声脆响，死尸的头盖骨给撬开了，刀刃一翻，在里头划拉了一下，一颗鸽子蛋大小的肉丸给挑在了刀尖上，暗红色的滴着黏液。

老头沉声说道：“快！你俩一人一半，吞了它！”

我吓了一跳，再看魏国也是苦着脸不敢看，这他娘什么玩意儿？有没有毒的啊？

老头急了：“你娃还要不要命啦！僵尸肉可以入药，本草上都说了，算你俩运气，这老尸脑子里有了肉丹，别不信我，要是不吃，你俩绝对活不过今晚！”

看着老头把刀尖伸过来，仿佛要把那滴着黏液的东西，塞进我嘴里，我急了，两眼一黑，竟然又晕了过去……悠悠醒转，看看天，还是没亮，这他妈不是做梦吧？我舔舔舌头，很怕刚才晕过去后，真的吃下那东西。

老头还在我旁边，看见我醒了，哈哈笑道：“就这破胆子，还啥都不怕呢！真丢脸。”

我怒极：“有你这样的？那可是死人脑子啊，你倒是自个试试，吃死你个老东西！”

却听到魏国的声音：“好了，丁你就少说两句吧，老神仙和我们开玩笑的，他后来把那个肉丸子切成薄片，给咱俩一人敷了一片在伤口上，这会我都全好了，你呢？”

我摸摸脖子，嘿嘿，不疼了，皮肤平滑，连伤口也没了。

老头说道：“行了，我也不耽误你们的事，这就走了，不过你俩嘴巴严实点，说出去可是要被打成神棍反革命的！知道不？”

看老头把那渔网连同僵尸都塞进个破口袋里，扛起来要走，我赶紧拦住他：“等等等等，你要去哪儿？说说清楚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万一我和魏胖落下后遗症，上哪去找你呀？”

老头无奈地放下破口袋：“也罢，还有个把钟头天才亮，天亮前我一定要走，不然这尸体的老窝可要费工夫去找了，你们回去坐好，听我简单地说下。”

老头是一个淘沙夫子，名字好听，其实就是解放前的盗墓贼！

北京这片地儿，一溜儿边山七十二府，从古到今，可是埋了不少大墓，大墓里头陪葬的宝贝数量之多，没人确切的统计过，但这些被带入坟墓的宝藏，从被埋入就开始成为许多人觊觎的对象，种种原因驱使着各类人群去盗墓，这些盗墓贼包括王侯、军阀、官吏、土匪、平民百姓。

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期，分别是两汉、宋末和清朝。

西汉时期，官方允许私人铸钱，而铸钱的原料就是铜，秦墓中许多陪葬品都是铜制品，包括青铜器物和兵器，这些